

散文精选

# 一犁春雨破春耕

□ 张昆仑

惊蛰夜雨,细细地落着。我披了件衣裳,往湖边走去。田埂是软的,一脚踩下去,能听见脚底细细的水声。空气里有股甜腥味儿,说不清是来自泥土,还是来自远处那片刚泛黄的油菜花。正走着,见一位老农立在地头,手执铁锹,往泥地里一插,再拔出,就着锹上的泥痕比了比。然后他站起身,长长地舒了口气:“好雨!正好一犁深!”

一犁深。这个说法多有意思。不是用尺子量的,也不是用眼睛估的,而是用犁来度量的。犁是农人最亲密的伙伴,他们用犁的深浅,去丈量天地的馈赠。我忽然想起那句诗来:“烟暖土膏民气动,一犁新雨破春耕。”雨来了,犁动了,春天才算真正开始。

惊蛰过后,正是耕田的好时节。农谚道:“惊蛰一犁土,春分地气通。”这话里透着紧迫感。春天的太阳一天一个样:昨日还冷飕飕的,今天就暖洋洋的了;昨日的土还硬邦邦的,被这场雨一淋,就像发酵过的面团,酥了,软了,润了。这时候下地是最舒服的。鸟儿叫得欢,这儿一声,那儿一声,此起彼伏像是在对歌。沟渠里的水哗啦啦地流着,清亮亮的,能看见底下的沙石、水草,还有倏忽而过的小鱼。

勤劳的人家已经牵着牛下田了。牛是老水牛,灰黑色的,两只弯弯的角像两把镰刀。它慢腾腾地走着,步子迈得又稳又沉,脖子微微低着,肩上架着犁,后面拖着犁。扶犁的人跟在后面,一手掌着犁梢,一手扬着鞭子。但那鞭子多半是不落下去的,只在空中甩个响,嘴里“嗒——嗒——”地吆喝着。犁铧切开泥土的声音,是这世上最古老的声音之一。“嗒——嗒——”,绵绵的钝钝的,带着几分吃力,又带着几分顺畅。新鲜的泥土翻上来,像波浪一样向一边倒去,湿润润的,散发着陈年酝酿的香气。蚯蚓被惊醒了,在犁沟里慌乱地扭动。几只白鹭从远处飞来,落

在新翻的土地上,低头啄食着什么。这场景,几千年没有大变动。

我见过不少犁田的老把式,他们扶犁的姿势很稳,上身微微前倾,右手握着犁柄,左手牵着牛绳,脚步不紧不慢,刚好跟牛合拍。犁铧入土深浅一致,翻起的土块大小均匀,一垄一垄,像梳过的头发。到地头了,轻轻一提,犁就出来了;牛拐个弯,又轻轻一放,犁又下去了。那一连串动作,行云流水似的,看得人发呆。犁田这活计,看似简简单单,其实全靠手感。手要能感觉到泥土的软硬、犁的深浅、牛的力气。感觉到了,就调一下犁铧,或者换个角度,或者调整下速度。犁了一辈子田,手上全是老茧,可那双手,比什么仪器都灵。

犁田的间隙,田野里也会热闹一阵子。妇女们提着篮子,拿着小铲,在田埂边、地头挖野菜。荠菜、马齿苋、蒲公英、野葱,春天的野菜最嫩,最香。挖回去,洗干净,或凉拌,或清炒,或煮汤,是春天最好的滋味。孩子们跟在后面,一会儿捉蝴蝶,一会儿追蜻蜓,一会儿又蹲在沟边看蝌蚪。蝌蚪黑黑的,大大的脑袋,细细的尾巴,在水里一扭一扭地游。孩子们用小网兜捞了放在玻璃瓶里,看它们游来游去。老人们坐在村头的老槐树下,晒太阳,拉家常。这个说,今年的雨水好,苗肯定旺;那个说,种子备好了没有,该下地了吧。远处传来布谷鸟的叫声,“布谷——布谷——”,一声一声地催着人播种。这鸟儿也怪,年年这时候来,年年这样叫,像是知道农时似的。

《诗经》载:“载芣载柞,其耕泽泽。千耦其耘,徂隰徂畛。”又是除草,又是砍树,耕地耕得哗哗响;成千上万的人一起劳作,在洼地里,在田埂上。那场景,与今天何其相似。虽然工具变了,衣裳变了,可那份对土地的依赖、对收成的期盼、对节气的敬畏,还是一模一样的。

春耕要“抢”。抢什么?抢时间,抢墒情,抢这一场好雨。一夜春雨,土润透了,种子播下去,三五天就能发芽;再过三五天,就绿油油的一片了。若是等天晴透了再耕,土干了,硬了,种子播下去,十天半月不出来苗,还得再浇水,费时费力,还耽误了节气。所以有经验的农老,雨一停就下地,不管路滑不滑,不管泥泞不泥泞。鞋湿了,脱了赤脚走;裤腿湿了,卷起来。牛也知道时候到了,不用吆喝,自己就往田里走。一犁下去,土“嗤”地裂开了,像撕开一块绸缎。再一犁,又是一道。一行一行的犁沟,齐齐整整地排开去,像用尺子量过的。

人误地一时,地误人一年。老辈人常这么说。所以春耕不能误,不能等,不能偷懒。哪怕累一点,苦一点,也要抢在这个时节把种子播下去。因为他们知道,这一犁下去,翻开的不仅是泥土,更是希望。

太阳西斜,田里的人都陆续收工。牛卸了轭,被牵到塘边喝水。它低着头,咕嘟咕嘟地喝,喝够了,抬起头来,甩甩尾巴,慢腾腾地往回走。农人将犁扛在肩上,犁铧上还沾着新鲜的泥土,在夕阳下闪着暗哑的光。田野渐渐安静下来,新翻的土地,一行一行的,在暮色里显得格外深沉。那些犁沟,像大地的纹理,又像岁月的年轮。远处村庄的炊烟升起来了,淡淡的,袅袅的,融入紫蓝色的暮色。明天,太阳还会升起来,人还会下地,牛还会拉犁。后天,大后天,直到这一片地全都种完。然后是浇水,是除草,是施肥,是等着庄稼一天天长高、长壮、结穗、成熟。春华秋实,春耕秋收。这个循环,已经重复了几千年。每一犁,都是对土地的许诺;每一粒种子,都是对未来的期盼。

我站在田埂上,看着那渐渐沉入暮色的田野。忽然想起早晨那位老农的话:“正好一犁深。”一犁深,那是天与地之间,最恰如其分的距离。

## 生活随笔

### 纹章里的诗行

□ 许玉玉

曾在网上见过一张照片,是一棵遭雷击后的古树,树干处有一道巨大的裂口,树芯焦黑,但就在那焦炭与树皮的交界处,长出了一个小“山包”,它泛着深褐色油润的光泽,比周围平整的树皮更致密、更坚硬,宛如一块经过烈火淬炼的琥珀。它的纹理线条互相绞缠、挤压,像被命运之手狠狠搅动过的漩涡,呈现出一种野蛮的流动感。在我看来,那不是伤疤,是树木与灾难对峙后留下的勋章,它记录了生命在绝境中拒绝屈服的倔强,是生命在破碎处开出的最坚韧的花。

这种坚韧,在电视剧《我的阿勒泰》里同样动人,镜头掠过白桦树林,那一根根白底褐纹的树干极为显眼。阳光下,白色树皮泛着柔和的光,上面深浅交错的深褐色纹路如自然的即兴创作:有的似溪流蜿蜒过素白石滩,在雪色基底上晕开柔和的曲线;有的如枯枝在雪地舒展最后的姿态,以遒劲的折线定格生命张力;更有细碎的裂痕与新生的白木交织,像匠人慢琢的浮雕。但它们并非杂乱的涂鸦,而是自然用“风刀雪笔”精心设计的艺术,让挺过的树干有了素白筋骨上的流动诗行。这些白底上的纹理,不仅仅是装饰,更像沉默的凝视者,见证着草原上生命的来来往往、悲欢离合,讲述着关于成长、失去与再生的故事。每一个纹理都是一次微小的“死亡”和一次坚韧的“存活”。

想起老家村口有一截裸露的树干,剖面的年轮依稀可见。上面的花纹,早已褪去了最初的深痕,以不同的节奏一圈一圈荡开:中心那几圈,细密得如同发丝,那是当它还是幼苗时,在早春寒流里蜷缩着生长的印记;再往外,某一圈突然收窄成一道深褐色的墨线,那是多年前百目大旱时,树木把每一滴水都省下来维持心跳,让纹理瘦成的一道倔强的痕;而紧接着的一圈又宽又润,那是雨水丰沛后的重生,它让纹理舒展成温柔的涟漪。那一年是一种被时光和人情驯化了的纹理,它不再是躲藏起来的心事,而成了连接人与自然的媒介。岁月把风雨、干旱和伤痛都刻进这年轮,深浅交错的纹路里,藏着树与天、地、人博弈的秘密。

何止是树,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,不也都刻着这样的纹理吗?那些掌心磨出的茧、眼角被笑泪挤出的纹、心口愈合后留下的疤,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纹章。这些纹章承载着我们独有的坚韧,也指引着我们通往那个更辽阔的自己。

妈妈总爱说我是她手心里捧大的雏鸟。后来,她学会了站在原地,把掌心摊开,给飞鸟以自由。

我毕业于师范专业,妈妈一直希望我当教师,时间一久我发现自己并不合适。那天辅导课后,我坐在餐桌前,母亲端来热汤。我深吸一口气,边舀汤边说:“妈,我不适合当老师,想试试别的。”她看了我一眼,没有说话。空气顿时凝固,只听见汤汁流入瓷碗里的声音。过一会儿,母亲张张嘴,轻轻叹了口气,只说了句:“先吃饭吧!”直到一碗饭见底,母亲抬起头,眼里有光在颤,她的声音很轻:“想做什么就去吧,我们都支持你。”话音刚落,我准备好的反驳全卡在了喉咙里,眼泪猝然流下。起身抱住她时,她的后背僵了一下,很快就软下来,双手轻轻拍着我的后背。

那碗热汤的余温还没散尽,我又开始试探着往更远的地方走。妈妈总不放心我一个人出门,当我告知她要独自去另一个城市参加活动,要留宿一晚时,遭到了她的阻拦。她坐在沙发上,好似难以撼动的佛像,声音像紧绷的弦,“你一个女生不安全”“没必要去”。我们各执一词站在鸿沟两岸,谁也说服不了谁,僵持之际,她让我问同龄人的看法。我将手机里的聊天记录递到她眼前,屏幕的光映在她脸上,睫毛投下颤动的影子。她忽然抬手,用手背极快地抹了一下眼角。好一会儿,她把手机递给我,轻声说:“妈老了,不懂你们年轻人的世界,去吧,注意安全。”

我在另一座城市念大学,心事开始隔着电话线说。我在电话里兴致勃勃地描述心仪的学长,母亲在那头沉默片刻,她说校园恋爱比较儿戏,还是成熟些再考虑更好。送我去车站的下午,母亲把我的背包肩带调了又调,“妈,我和他在一起了。”她手上的动作顿住了,手指捏在肩带上,指节微微发白。远处传来高铁的报站声,她松开了手,为我把额前被风吹乱的头发别到耳后,微笑着说:“保护好自己,跟着心走。”高铁进站的声音响起。她站在原地,背挺得笔直,朝我挥了挥手。风吹起她鬓角的碎发,阳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。

窗外的风景飞速掠过,一只孤鸟正迎风盘旋,姿态倔强又自由。我忽然明白,真正的爱从来不是捆绑,而是当她明知风雨将至,却依然选择松开掌心,忍着泪目送我远去。这片广阔的天空,是她给我的礼物,而我每一次平安降落,都是对她最好的回应。

记忆中,母亲做的鱼头炖豆腐,像一首悠扬的老歌,每每想起,那熟悉的旋律便在心头奏响,津液连连。心情也恰似村口捏糖人手中勾勒佛弯弯的笑脸,幸福满溢,韵味绵长。

人们常说,万事若痴,必有所成。母亲无论是侍弄庄稼,还是烹饪菜肴,都全身心地投入。正因这般专注与用心,她成了村里公认的做菜能手。还记得第一次品尝,是我上小学五年级的秋日中午,家中来了客人,母亲决定做一道好菜招待。父亲买回胖头鱼,在鱼头下两寸处切下,掏净鱼胆,洗净后划上花刀。又将大蒜、芹菜、生姜、红辣椒与八角备好。随后,父亲蹲在灶台前添柴烧火,母亲系上围裙,挽起袖子,从容开始烹饪。

她在锅中舀入少许菜籽油,烧熟后轻轻放入鱼头,“刺啦”一声脆响,鱼在热油中微颤,不一会儿便煎得两面金黄。母亲将鱼铲出,就着余油放入蒜末、姜片、红椒与八角,翻炒炒炒,香气满屋。接着把鱼放回锅中,倒入没过鱼头的开水,盖锅大火煮沸。不一会儿,汤面泛起轻沫,鲜香四溢,汤汁渐成奶白色,如琼浆玉液。汤汁渐浓泛起星光,拽着母亲衣角央求:“妈妈,我要吃鱼!”母亲轻抚我的头,柔声道:“别急,煮鱼就像过日子,得细火慢熬。”说罢,她将火调至小火,放入嫩豆腐,与鱼同煮约一刻钟。最后加盐、生油,撒上翠绿的蒜苗、芹菜和葱花,再煮两分钟。一道热气腾腾的鱼头豆腐,便静静盛在了青花瓷盘中。

母亲望着在一旁如馋猫似的我,盛好鱼,夹起一块雪白的鱼肉,轻轻吹了吹递到我嘴边:“慢慢尝,小心烫。”我急忙接过来细细咀嚼——鱼肉软嫩,带着母亲的温柔与爱意,实在是好吃。吃完鱼肉,我又喝了一口汤,只觉得那汤鲜美,开胃,我接连干了两碗米饭,小肚子胀得圆鼓鼓的,浑身舒畅。

俗话说:“一个鱼头四两参。”鱼头炖豆腐富含蛋白质与多种维生素,能提神补脑,益寿延年。因此在家乡,家家都会做这道菜,逢年过节,它更是人们家中必备的佳肴。

有些味道,一旦刻入记忆,便很难消散。虽然母亲已去世多年,但她做的鱼头豆腐,仍如昨日般清晰。“此情可待追忆,只是当时已惘然。”那味道里藏着的,是岁月的乡愁,是我人生的思念。母亲,始终是我心中勤劳与智慧的化身,是我人生路上,永不熄灭的温暖灯火。

### 给飞鸟以自由

□ 黄家瑜

### 初见或重逢

□ 荆江

浪起伏,一些  
断木、带叶树枝  
随浪颠簸  
裹挟具有向下的统治力  
我失声呼喊的  
一个名字  
被浑浊的层叠撞碎

一摆摆深桌从手指尖  
飞腾直上  
以超越光子的速度逃往天空  
书册飘散三千页风云

琴横放,起身  
你看着我笑,不明白  
这天然的亲切从何而来  
有血脉牵连却不能  
用歌词诉说  
我只是哭,抽噎  
悲由心生

### 春天来到乐乡大道

□ 周晓胜

被发霉的又发芽了  
被扯裂的又被倒带  
被埋葬的又被狗拖出骸骨  
被萎缩的子宫又有婴儿在哭  
被干涸的风又抽打着红绿脊梁  
春天早已来了乐乡大道  
路边的香樟和杂货店老板娘的  
腰一般粗一般故作妖娆  
几个小餐馆的招牌菜似乎有点瘦了  
天猫小店卖的多是苹果和瓜子  
还有快递过来的雨点及泥点  
2路公交车嘎地停下  
“中医院到了”  
首先下车的是一束  
洒满鲜嫩阳光的花  
与一只长着丹凤眼的手机

### 丙午贺春

□ 顿世新

荆楚梅花分外娇,晴川水暖漾江涛。  
玄冥辟岁烟岚散,青帝迎春日月高。  
世事浮沉多变幻,襟怀磊落远尘嚣。  
长风送我青云上,不负天骝跃九霄。

### 岁杪吉祥

□ 孙斌

蛇归马出洽吉祥,岁杪夕天年事忙。  
一片寒香花绕砌,千家腊味漫牵肠。  
有情儿女雪中返,无怨椿萱门外望。  
几处鞭炮欢乐共,迎新送旧笑声扬。

### 杂吟绝句

□ 塔山野佬

1  
无梅亦是春,暖日养心魂。  
走过山穷处,便为又一村。  
2  
杨柳呈春色,东风早已吹。  
欲扬心底意,随絮落谁知。  
3  
风吹柳絮斜,雨湿落花枝。  
触景休伤感,相依自有家。  
4  
花开更惜春,广揽赏看人。  
愿展芳华尽,安然落化尘。  
5  
寂寂友推杯,春声把醉催。  
高谈前景好,愿振信心回。

### 春之歌

□ 舒和平

陶潜采菊东篱时,我荷锄于  
丙午2026的阡陌与朝阳  
盘旋屋檐,跳双人舞的燕子我与它们向来不熟  
却又一见如故  
同样如故的还有王维钱别元二的  
客舍和柳色,以及酒气



浅山樱花春未早。记者 张梦瑶 摄

而生于兹、长于兹的黑头羊正以甜甜地  
初乳,奶着初婴  
我的目光被一个词牵引着  
啊!“美好”,是我反复念叨的

### 正月初七

□ 毛运秀

风从夜里2点开始呜呜地吹  
狗狂吠  
父亲的竹篾一声紧一声地扣着墙体  
像有人在敲门

没有开灯  
我在黑暗中睁着眼  
似乎有不可能出现的东西正在  
一点点形成

母亲睡得很沉  
偶尔梦呓般嘟囔  
手在黑暗中划动  
像要抓住什么  
又似要推开

起雾了,屋檐湿润  
竹林在风中弯腰  
麻雀涌上枝头

又突然散开

我的手指变凉  
我知道  
春雨在来的路上  
推开家门  
满目的油菜正吐着花蕾

### 万物生

□ 禅心

极目处,油菜花田正翻晒着黄金  
从凛冽的白到萧瑟的枯黄  
突然转场,无法掩盖鸟雀的歌声  
风也温柔起来  
野花挥舞着纤细的手臂  
用红黄蓝描绘世界的颜色  
万物都在明处或暗处欢唱  
我也刚刚从一场冰雪中走出  
伸开双臂拥抱天空的蓝  
躺在青草地上,聆听一个女子  
策马扬鞭的声音  
从内心涌出一个微笑  
远方灯火摇曳,我的孩子  
还只是一株嫩芽  
而我,也是一株不肯低头的绿草

## 季候物语

# 一方炉火暖流年

□ 汪小科

一个冬日,突然接到发小的电话,得知他家不日将办喜事,邀我回老家参加喜宴。可一想起老家的冬天极冷,还没有电暖炉,在城市里过惯了“暖冬”的我不禁瑟缩起来。

次日,我还是放下琐事,裹上厚厚的棉衣,踏上了回乡之路。一路上,我渐渐回忆起从前在老家围炉过冬时的情景:屋外寒风刺骨,人只能往屋内钻,而屋内也只能靠简单的火炉取暖。早期是用土坯砌成一个炉子,烧上些柴火,既能煮茶烧饭,也能围炉取暖。不过在这之前,我和家人总要忙上一阵子,修炉子、存柴火、糊窗缝……筹划着如何把寒气挡在屋外。屋内好不容易生起了炉火,一家人穿着厚厚的棉衣,围坐在炉前取暖,还被浓烟熏得涕泪交加,只能哈着气、跺着脚,从那热烈进发的火苗中感受到丝丝暖意。唯有那一方炉火上缭绕出的茶饭香、果肉香能暖彻心扉。

每当大人们在这方炉火上沏茶、煮饭,闲话家常,我和小伙伴们就将红薯、橘子、板栗、花生等小食放到炉边上烘烤,边烤边用火钳翻动。屋内时而茶香袅袅,时而饭香扑鼻,轻暖浅尝,粗茶淡饭中尽是本真的滋味。不知不觉,炉边的红薯开始滋滋冒糖,橘子溢出阵阵甜香,栗子、花生的炮味儿也在烟火中爆开。平日里最不起眼的食物,经炉火一番锻造也成了珍馐美味。我们紧挨炉子,吧唧着嘴,露出一脸馋样儿。这时,总有一两个小伙伴顾不上烫手,拿起几个烤香的红薯或橘子,撕开表皮就大快朵颐。见他们满嘴爆汁,我们也顾不得斯文,抓起一把板栗或花生就揣进兜里,等把衣兜烘暖了再逐一剥开壳来,细细品尝。

那时的冬天,即使屋外天寒地冻,大伙儿在屋内围炉而坐,吸一口烟火气,咽一口香气,周围也洋溢着温暖的烟火气。而这烟火气正是往昔生活中最平实、最鲜活的底色。

## 春之见悟

□ 徐以成

四时更替,春季已至,天暖极了。春日融融,春风徐徐,春雨绵绵。春回大地,带给人间勃勃生机,天地充满清新气息。

你看那辽阔的大地上,小草是多么绿,漫山遍野绿油油;看那苍翠的柳树,枝叶多么嫩,芽儿多么新;看那满园的桃树,花朵朵那么鲜艳,那么迷人;再看那河边的青蛙,正鼓着它那雪白的肚皮,呱呱地叫得多欢啊;再看那屋檐下的小燕子,叽叽喳喳不知正唱着什么呢?这些,不都是春天独特的杰作吗?

春是复苏的象征。一年之计在于春,告别了冬的

严寒和萧条,春是何等的温馨和惬意。春的野外是最好的疗养所和保健所,人们当然不会错过这一良机和佳境。和风和暖阳轻抚,花草散发清香,足以令人沉醉。在山间或田野踏青,人们纵情地唱啊跳啊,尽情享受大自然赐予的良机,与春光融为一体,画面多美!

春是诗意的时节。春的诗不胜枚举,朗朗上口:“二月春风似剪刀,春风又绿江南岸,春眠不觉晓,春雨贵如油,最是一年春好处,春来江水绿如蓝……”春最有画面感,最富书写欲,因此春的诗最易写,写景、咏物、抒情、古

往今来,古今中外,概莫能离!

春是朝气的化身。四季之伊始为春,人生之前期曰青春。春种五谷,春播希望,春藏绿色,春华过后方有秋实,春光逝去方有老成。春总是美好的含义,向上的标志。即便春也略有些青涩,稍有些稚嫩,却不掩盖其光明,不阻碍其前途。春风得意,逢春则喜,遇春则庆!

最完美的人生莫过于,长在春风里,正值青春!多宜人的春景图!多么撩人的春气息!多么动人的春之美!春于景于情就是这么多完美,叫谁如何不深爱呢!